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征西
第四十回 番公主相府訴夫冤 龐國丈書房思偶合

詩曰：飛龍公主到中華，混入奸臣宰相家；
欲報夫仇無異志，能全節烈實堪誇。

再說門官帶進飛雄，來到書房。飛龍女說：「太師爺在上，李飛雄叩頭。」國丈把他一看，年紀只有二□外，面如堆粉，美玉生輝，聲音不是中原人。「你今到此有何話說？」飛雄說：「太師爺，小人有機密事情，求太師爺屏退左右，方好將情形稟知。」龐洪回顧，叫書重、門上退去。太爺掩上書房門，回身坐下，說：「飛雄，你有何機密事，快快說與老夫知道。」公主說：「相爺啊，我不是飛雄，乃西遼公主叫做飛龍，我駙馬名黑利，被狄青殺死，一命歸陰。所以立心要與丈夫報仇。今日歷盡風霜，身投中國，必要傷了狄青，方消此恨。」龐洪聽罷說：「你是西遼國公主？老夫卻難以即時準信於你。」公主說：「太師爺，你若不信，我耳上珠環有九個環眼，恐被人看出，故將環眼粉了。」此時國丈細細將他左右耳一觀，果然左右耳上有九個環眼。若說西遼國內，平等人家女子耳上只得三個環眼，官家之女七個環眼，公主有九個環眼。這是他國例如此，並不是無中生有的妄言。飛龍猶恐中原人看出，故用著膠粉將九環眼塞了，一時大意看不出，細看才能辨得出來。

龐洪此時呆想一會，立起身來，輕輕叫聲：「公主，先前老夫多有簡慢，休得見怪。請坐，待老夫告訴一番。凡為將者，上陣交鋒，不是彼死，就是你亡。既然你駙馬死在狄青的手，諒情本事平常，為何公主這般懷恨？」公主說：「太師爺，若說駙馬的本事，在我西遼是赫赫有名的上將。倘若他戰場交戰殺死哀家駙馬，我心不恨，斷然不想報仇之念。」龐洪說：「怎樣死的？」公主說：「他用法寶傷了駙馬，所以哀家誓死不休。」龐洪說道：「你既要報夫仇，必要有個報仇之策。且說與老夫得知。」公主說：「太師啊，哀家混進中原，用盡多少細心訪聽，方知相爺原與狄青不相合的。特來求見，伏望太師憐念我難中苦人，用些許計謀傷害狄青，自身就是碎屍粉骨有何遺恨？哀家若得報了丈夫之仇，來世定當銜草報答深恩。」

龐洪聽了，也覺可憐，嘆息他乃節烈之女。暗想：「細觀他容貌□分悅得老夫的心懷，待我留他在府內先來成了美事，料想必然允從。然後用計，幫他傷了狄青。」想定，叫聲：「公主，若是老夫與狄青不是對頭，你也枉到此地，駙馬之仇，焉能報得來！」飛龍說聲：「相爺，哀家到此暗暗打聽月餘，方知太師與他作對，故來求見。」龐洪說：「公主，你也算得膽大包天，一路不提防人詰問。你切在此安歇，機關切不可洩漏的。況且你不是中國口音，須要學習我邦言詞，方好行事。如若造次而行，恐防近虎不成反為不美。」公主說：「太師高見不差，深感周旋大德。倘得報了丈夫之仇，生生世世不忘大恩。」龐洪說：「公主言重了。老夫與狄青深有宿仇，幾次害他不得，難得公主到來，幫助我一臂之力。但你在這裡恐防眾人疑惑，你只說三關孫老爺差你前來投送書文，路逢強盜搶劫可也。」公主應允稱謝，原來龐洪一心要算害狄青，如今他班師回國，聖上思寵，正在算計不來。如今見飛龍到此，專心為夫報仇，正中他心懷。又見飛龍生得風流少文，頓起淫心。此時，開了書房門，喚到小使，吩咐道：「這李飛雄乃三關孫老爺差來遞送書的，路遇強人搶劫，快把衣裳與他換了。」小使領說：「李兄，這裡宿。」慢表飛龍進去。

此刻龐洪在書房內想起公主：「老夫只這番邦人物醜陋不堪，豈料這飛龍公主真有沉魚落雁之容，令人可愛。想他青春年少沒有丈夫，豈不想雲晴雨意。待老夫將他挑動，看他怎生光景便了。若得佳人陪伴老夫枕席，直待我半世風流之樂。」龐洪此想了，心花大開。少刻飛龍換過衣服到來。這公主更衣，不過卸去外衣，不換貼肉衣裳，眾家人焉能得知。又是天生成一雙大腳，穿上靴來易於走動。國丈見他裝扮得如此，不覺看住公主呵呵大笑。見四下無人，說聲：「公主，若說兵部差官，不該留在書房之內。奈何你是個女身，若外廂安歇，一則輕了公主，二來猶恐破露機關，不若在南樓書房安歇罷。」公主連聲稱謝。國丈又喚小使引進南樓書房。是晚送進美酒佳饌與公主用過。又齊備帳鋪安歇。此時，這些家人不知所為何故，猜疑不定，此間閒話休提得多。只有飛龍公主心中暗喜：「有了殺害狄青的機會，丈夫之仇得報了。」

當晚國丈獨在書軒內，有心要調戲飛龍公主，飲酒至更將二鼓，叫這家人自去睡。暗想：「不知公主睡了否？待我拿燈火到南樓會他便了。」一路走，只見堂側的家人俱已睡下。就又轉到堂中，見月色光輝猶如白晝。已到南樓，只見裡面燈光影出紗窗之外，側耳但聞嘆息怨恨之聲。國丈放心，輕輕打上門榻幾下。公主裡面聞聲，即便道：「是誰叫門？」國丈說：「老夫在此，公主快些開門。」公主暗暗想道：「更深夜靜，太師到來何干？」急忙起身開了房門，龐洪直闖進來，說聲：「公主啊，此時已夜深了，還在這裡恨恨之聲，卻也未知何事？」飛龍說聲：「太師請了。只因大仇未報，哀家焉有不恨之理。若然早日得報丈夫之仇，我死在九泉之下也覺心安。」國丈說：「公主，你且免愁煩，這件事性急不來。總要有得日期，自然成功有日的。」公主說：「多謝太師關心。為何夜深不睡，獨自到來？有何故？」龐洪說：「公主，老夫因屢屢計害狄青總不得，所以時時在心，日短夜長，安睡不得，特來與你講話，或者心事還開得些。」此時一雙色眼把公主的花容目不轉睛地呆看。

公主想道：「太師的形景卻也奇怪。莫非他有什麼邪心於哀家不成？難道年老之人還是好色麼？」飛龍說：「太師，夜已深了，已暫請回安睡，有什麼話說，明日講罷！」龐洪說：「老夫總是睡不安的，談談心事卻也何妨！」又說：「公主，老夫與你講了半天的話，到底不知你今年紀多少？」公主說：「虛度年華二□四歲了。」國丈說道：「你青春二□四歲，老夫看將起來只像□七八歲的光景。公主，看你的花容好比一片美玉無瑕，恰似初開碧桃秀嫩。可惜與英雄駙馬陰陽隔別，今日弄得你不勝寂寞淒涼，孤幃獨宿，其實可憐。想到鳳友鸞交之日，可把狄青千刀萬剮，尚未息胸中之恨。」公主聽了龐洪一番之話，心中想著，知他不懷好意，便說一聲：「太師啊，哀家雖然生長番邦外國，為婦從夫之節，我略知三分。雪月風花非我所樂，保全節烈以從夫這是哀家的本心。這些風情浪語，太師休說罷！」龐洪一想，他說話來得堅硬，但不知他是真是假。轉聲又說：「公主，休得瞞我，你是青春年少之女，雨意雲情焉能丟得下去？是老夫年經花甲之人，風流不減得的。雖有妻妾幾人陪伴，只甚少公主的花容美麗。公主你乃如花如玉的美人，誰不想風雲之際會！」公主聽罷，粉面含羞，低頭不語。龐洪此時伸手扯公主的袖衣。公主著急，立起來叫聲：「太師，你是當朝一品，為何這般無理，不顧廉恥？不知俺飛龍為何樣人。枉你如此高年，輕浮太甚，來調戲哀家。」龐洪聽罷，呵呵大笑道：「啊！誰叫你生得花容嬌嫩？誰叫你孤身獨自投到我府內？惹起老夫風流之念。今日不期而會，乃是宿世姻緣。公主休得推卻。」正是。

綱常烈女何堪犯，淫欲奸臣枉用癡。